

教育部九十九年度
台灣文學地理中消失／顯現的人文地景
計畫期末成果報告

計畫期程：99/04/01-99/07/31

指導暨補助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江寶釵教授

目錄

一、	研究團隊來台研修計畫背景、目的、方法及其重要性	1
	(一) 背景	1
	(二) 目的	1
	(三) 研究方法	1
	1. 相關研究及成果	2
	2. 理論	3
	(四) 重要性	3
二、	研究成果述略	4
三、	計畫執行過程概覽	5
	(一) 李喬 (Li Qiao)	6
	(二) 奧威尼 (Auvini Kadresengan)	9
	(三) 鄭清文 (Zheng Qingwen)	12
	(四) 李昂 (Li Ang / 鹿港故事)	16
	(五) 蘇偉貞 (Su Weizhen)	19
	(六) 撒奇努 Sakinu	22
	附件 1. 行程表	24
	附件 2: 致作家的邀訪函	27
	附件 3: 照片	30
	附件 4: 記錄片光碟一張	34
四、	遭遇困難、困難的解決以及未來改善之道	34
	Acknowledgements	35
	“Ideal” Budget	36

台灣文學地理中消失 / 顯現的人文地景

(Dis)appearing Places in Taiwan's Literary Geography

計畫編號： MOE-099-02-03-2-11-1-C01

執行期限： 99 /04/01-99/07/31

計畫主持人：國立中正大學江寶釵教授

外籍訪問研究員：Terence Russell、Darryl Sterk

一、 研究團隊來台研修計畫背景、目的、方法及其重要性

(一) 背景

本計畫受到范銘如著作《文學地理》的啟發，擬展開相關研究，從人文地理的理念出發，重視人類將周遭環境轉化成文化場景的傾向。在此轉換過程中，文情的「自然」被賦予了「人文」的面貌。本計畫致力於比較作家筆下各色台灣族群的風貌，帶出「消失中的人文地景 (disappearing place)」之主題，並採用進步的影像記錄工具，將台灣的人文聲音傳播到世界的各個角落。

(二) 目的

本計畫試圖將台灣特殊的文化面貌推向國際舞台，向最大的觀眾群展現消失中的人文場景。對於人文地理工作者、思考「文學地理 (literary geography)」的評論家、東亞學者、台灣和中國學者，以及對於原民和少數族群議題感興趣的人們而言，本計畫將會獨具意義。雖然研究成果中的論文發表將針對學者族群，我們希望紀錄片的發表將會吸引一般觀眾的目光。

(三) 研究方法

以下，我們試圖將本計劃放入相關研究的大環境中，將新的新獲與歷來的研究成果做結合。

1. 相關研究及成果

歷史上最早關於原民族群的紀錄片是於加拿大魁北克拍攝的《北方的納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影片描繪原民族群對於傳統生活方式的追求以及其黯淡的前景，片中強烈暗示傳統的迅速消逝。而現實證明影片中的焦慮並非空穴來風。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原民傳統並非都走上消逝一途，蛻變中的傳統展現出非凡的風采。本計畫中的紀錄片試圖捕捉台灣原民傳統的「現代風貌(aboriginal modernity)」。我們受到台灣與國外相似計畫的啟發，並認為此次記錄片的成形會產生相互輝映的效果。台灣獨特的人文、族群和政治背景仍有待發掘，而基於台灣與其他地方的比較也會使得各個領域的學者受益。

(1) 台灣

林益仁對於原民部落的地理圖誌研究相當具有啟發性。他研究原民族群對於其自身村落地圖的繪製。研究成果已經在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此外，林益仁本身也是電影製作人，雖然他的《泰雅千年》並非紀錄片而更像是歷史重製。原民電影製作人馬躍比吼關於生活在都市裡的原民族群的紀錄片也影響了計畫的走向，雖然我們試圖替《天堂小孩》此類悲劇式的紀錄片帶入一些正面的例子，描述一些原民成功適應現代生活的故事。重要的是，我們試圖以范銘如的《文學地理》為基礎，在其上做出貢獻與發展。范教授是台灣地區研究人文地理的傑出學者。如同她將空間理論帶入台灣文學的領域，我們也希望將台灣的人文地理研究推向更廣大的觀眾。

(2) 中國

雖然有大量的文學作品探究相關的議題，我們只借鑑關於在地少數族群的紀錄片，重要的作品如《八廓南街 16 号》和《茶馬古道德拉姆》以及《可可西里》。兩岸處境的比較將有助於深入了解相關議題，有鑑於漢人移居中國偏遠地區的活動還在持續進行中，在中國的邊疆還在開拓中。相關研究方面，人文地理學者歐挺木對於旅遊業中少數文化呈現的研究，以及五四象徵人物沈從文對於湘西的人文地理研究都極有研究價值。

(3) 國際舞台

在國際的舞台上，我們有相對廣大的文獻可以參考引用。然而，我們選擇聚焦在北美的土地上。首先，我們從學者對於美國地理想像的研究出發，見證歷史中不斷轉變的人文地理景致，從清教徒眼中的「嚴峻荒涼的大地 (a waste and howling wilderness)」到西方的處女地，再到浪漫美好的環境主義意識，這樣對於環境正面的想像在十九世紀末由國家公園發跡，建構在特殊地景的神聖化，甚至是對於特殊景觀的崇拜。

這些研究提供了我們歷史的背景，而紀錄片的資料則帶給我們不同的視野。我們的地景－記憶計畫(Place+Memory Project)，¹將文本、意象和影像結合在一起「重建那些從地表消失，卻依舊沈澱在記憶深處的地景回憶(recreating those places from our past that made their mark on us-but no longer exist)」我們不僅試圖交接過去與現代，更要連結未來。換句話說，已經消逝、正在消失以及漸漸成形的人文景致都是我們的研究目標。

2. 理論

我們也受到人文地理學者段義孚(Yifu Tuan)關於人性與自然關係研究的啟發。其中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對於地貌主觀性的重視，英國歷史學家賽門·夏馬(Simon Schama)將人文地理的主觀性形容為：「心智想像的成果...建構在層層的回憶上，如同層層疊疊的岩層(work of the mind...built up as much from strata of memory as from layers of rock)」，以及文化對於地理景觀的重要性，因為所有的自然景致都受到人類文明的刻鑿。

夏馬的巨著對於學者和大眾讀者來說都受益匪淺。至少在起步之時，我們仍然深深受到記憶中的台灣地貌的影響。那樣深沈的回憶引導著本計劃的方向，研究台灣人文地貌上逐漸消逝和嶄露頭角的景致。

(四) 重要性

¹ <http://placeandmemory.org/index.php>

本計劃長期來看最重大的貢獻在於與其他相關研究的互相借鑑。與台灣地區，兩岸或是國際上其他區域，針對環境、原民或少數民族議題的比較。未來相關的研究可以推展到各個面相。

二、 研究成果述略

統整田野調查，做成雙語紀錄片，至少一部含雙語字幕的影片。並在相關理論、人文和文學地理，以及原民對於環境，口述歷史和宗教的觀點的統整中，獲得以下的發現：

Like ever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the landscape of Taiwan is rapidly changing in ways that are intended, and unintended. Modern post-industrial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land use have inevitably meant that former social and cultural structures have been dramatically altered, meaning that the worlds that we knew as children are often no longer recognizable. What this means to differing social groups and individuals varies considerably depending upon positioning relative to sources of power, social privilege, and media of communication. This research project enabled us to meet with six individuals who, as writers and media personalities, are in strategic locations vis a vis the communities that they belong to, and the cultural centers of Taiwan in general.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span the lat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up to the present day. As authors they are also accustomed to researching the history of the subjects and locations that they write about, thus their personal memories are strongly reinforced by historical research. Thus through our interviews and informal discussions with these people we were able to gain a uniquely vivid sense of the modern history of Taiwan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geography.

Taiwan is an extremely diverse nation in cultural and social terms. It has an history of colonial occup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at sets it apart from all other nations. Through our interviews and research we were able to observe some of the contours of Taiwan's history in the very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our interviewees. Relations of power and privilege, the flow of capital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as well as competition between social classes and ethnic groups all became manifest in various colourings. Perhaps more importantly, the personal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participation of our author subjects in the life of Taiwan as a landscape and as a nation has provided us with profoundly valuabl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for our

further studies in literary history. We have observed first hand the raw material that has been shaped into some of Taiwan's most important literature. We have heard from some of Taiwan's leading intellectuals how they feel about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nation is moving forward into the future. We have gained a strong sense of how much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Taiwan and the chang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that environment have affected the lives of all the people on the island, and how those people have affected the environment in turn.

By filming our interviews in video format we hope to provide a more tangible and accessible record of what our subjects have conveyed to us. We are strongly aware that print media is losing its place as the primary source of quality cultural data, and that in order to reach out to a wider audience, it is necessary and timely to speak through audio-visual media. The film that we produce will be recorded in DVD format and made available to media outlets, university and institutional libraries, as well as academic units teaching courses pertaining to Taiwanese literature. Although the grant program that we have been funded by was not especially designed for documentary film projects, we feel that it has provided at least some flexibility in enabling us to operate as filmmakers, and not strictly as traditional literary historians. In DVD format, the outcomes of this project will ultimately be more accessible to more people, and we believe that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The experience of making this film and working with Taiwanese writers has been extremely rewarding. We sincerely hope that by supporting us, the Taiw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will also feel that it has been a worthwhile exercise and that we have provided a significant return on the funds invested by the people of Taiwan via the Ministry.

三、計畫執行過程概覽

研究的具體成果紀錄片長達三十分鐘，每人大約五分鐘。

紀錄片自然會逐漸著重在某些面相。最後確認的名單，我們試圖加入來自不同族群的作家。其中主要的族群包括原民，漢人，以及漢人中的客家，閩南，和外省人，台灣的四大家族。然而，除了種族指標外，我們也將其他因素考量進去，如都市，鄉村，島嶼，山區，以及性別。作家群中這些差異拓展本計劃的視野和深度。

以下為對受訪作家的提問，以及各項相關附件。

● 對受訪作家的提問

(一) 李喬 (Li Qiao)

1. 您如何和這個地方結緣？您的祖先為什麼來這？什麼時候？這是不是您的出生地？您最早的回憶是什麼？
2. 您覺得蕃仔林是「窮山惡水」的山莊嗎？是一個被上蒼遺忘的僻野村落？是您悲苦童年的場景？聽起來好像很痛苦，我讀過您的「蕃仔林故事集」覺得這是一個連生存下去都成問題的地方，真的是這樣嗎？只有不好的回憶？還是說它是個愛恨交織的地方？
3. 您曾經寫了一篇小說夢裡的人，這是您夢境的地方之一？
4. 您有本書叫作「台灣，我的母親」，那蕃仔林也可以算是您的母親？
5. 蕃仔林對您的人格塑造有什麼影響？
6. 您有另外一本書是「人的極限」，蕃仔林曾經讓您達到人的極限嗎？
7. 這裡還會聽到螞蛄蟬的鳴叫？
8. 「蕃仔林故事集」是敘說您小時候的記憶，「寒夜」則寫開墾的經驗，這個集體經驗由誰告訴您？您自己有參與耕田種菜的工作嗎？
9. 台灣是受到諸天神佛的共同庇佑嗎？是虎豹龍蛇都得敬畏的義民爺的地方？是儒家傳統的祖先之地？是一個神秘的地方？
10. 您曾說客家人人口少，可算是弱勢族群，也因此他們可以同情弱勢族群，包括原住民。我想請問您和原住民的關係，您說過有位泰雅族頭目「禾興」影響您很深，他也是在您生命中扮演父親的角色之一，這位頭目還教您漢人不方便開口的事情：死和性。我想請問的是這個人是不是讓您認識環境及土地的人？他帶您去狩獵是在教導您另一種與土地的互動方式嗎？您們是拿槍或者是拿弓箭去打獵？您覺得打獵好玩還是辛苦？

11. 我會這樣問是因為寒夜開墾經驗對祖先來說好像太辛苦。您覺得原住民的傳統、接近土地的生活方式比較輕鬆自在嗎？我知道您寫過原住民的小說，像《馬利科灣英雄傳》、《矮人之祭》、《蛇之妻》，但是您有沒有用小說的形式呈現原住民與土地的關係呢？
12. 蕃仔林這個地名現在合適嗎？蕃仔是不是一種貶低原住民的說法？
13. 您曾說過您小時後被蕃化。可以具體說明一下嗎？蕃化是到什麼程度？這變化有沒有改變您們的土地觀？
14. 現在我要跟您談「阿妹伯」，《寒夜》裡是以「邱梅」這個人物呈現。這個人也影響您很深，他經常帶著您去深山裡找草藥。您第一篇（在民國五十一年）出版的小說描寫他。他是不是泰雅族頭目「禾興」一樣，因為他也教您認識環境，代替父親應該扮演的角色？他是否也教您一種與土地共存的方式？
15. 有關您的個人信仰，您曾經說過，「因為人畢竟不是佛，人無論如何是有限的。」您也體悟到基督教義的兩個重要觀念：敬畏與謙卑。您是不是可以談一下您的宗教信仰和土地觀之間的關係。佛教影響您的土地觀嗎？皈依基督是不是改變了您對土地的看法或感覺。
16. 台灣意識在1980年代以來漸漸盛行，是不是改變了您對土地的看法？
17. 您是如何用文字呈現蕃仔林這個地方？是您自己的觀察而已？還是學習某些文學技巧？您聽阿妹伯講三國演義，水滸傳，後來在學校接觸佛教，傳統詩詞，甚至讀過世界文學。請您談一談這些影響。是哪一項對您描寫土地有最大的影響？
18. 您是不是從美國小說家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郡（Yoknapatawpha County）得到靈感？約克納帕塔法郡在美國的文學地理（literary geography）中的意義是什麼？是國家建構／反省的部分嗎？蕃仔林在台灣文學地理中有什麼意義？是一個台灣文學讀者們朝聖的地方？蕃仔林是不是一個代表客家人的地方？
19. 蕃仔林的村民有著什麼樣的個性？熱心助人嗎，像在寒夜那樣？現在的都市生活型態是不是比較個人化？這樣比較好嗎？

20. 我們上一次來您家您好像是說希望在台灣南部。這是什麼意思？
21. 寒夜裡頭的彭阿強有一天早上醒來，用土地洗臉，像約翰保羅教宗國際訪談那樣。現在很少人會這樣做，這是否意味著我們與土地的關係有所改變。這是什麼樣的改變？
22. 您覺得現在台灣的年輕人，尤其住在北部城市裡的人，失去了他們的根？那失去了根又有什麼關係？逍遙自在有何不妥？航行世界不是很好的事情嗎？
23. 您上一次上蕃仔林上莊是什麼時候？之後還有機會回去嗎？其他的地方呢？像是走閩王崎才能達到的鷓鴣嘴呢？您上一次寫蕃仔林是什麼時候？關於蕃仔林，還有沒有機會將它寫入其它的小說？目前有人住在那裡嗎？它已經廢墟化嗎？完全消失了？如果是消失了，它繼續活在您的文學作品裡代表的意義又是什麼？

(二) 奧威尼 (Auvini Kadresengan)

針對奧威尼，我簡單地寫出一些想問奧威尼的問題。這些問題大部分並未直接問及作者的個別作品，反而是相當廣義的把問題的重點放在奧威尼對大自然／祖先／文化／人類之間的關係有如何的想法？他的書寫在這方面扮演著甚麼角色？然後，因為我們可以說書寫是期待能跟當下的人，以及跟未來的人溝通的一種帶著希望的勞動，奧威尼對未來的魯凱族，人及文化，抱著甚麼樣的希望？他覺得他的書寫可以幫助族人積極的，有意義的，面對他們在現代物質文化世界的處境嗎？

● 問題

1. 奧威尼老師，您小時候在舊好茶長大，對山地以外的世界有甚麼樣的認知？有沒有經常下到平地去？對魯凱族以外的族群有如何的印象？
2. 小時候在山上的生活是愉快的還是痛苦的？現在回想到五六十年代的舊好茶，最深刻的記憶是甚麼？
3. 你那時候怎麼看山上的森林？是一個恐怖的，惡靈出沒的地方，一個美麗的，可以逍遙遊的樂園，還是怎麼樣？
4. 你曾經形容魯凱族的文化是一種跟大自然有著密切不可分離的生態關係。可不可以舉例子說，當你小的時候，有甚麼經驗讓你感到跟大自然特別接近？
5. 祖先跟大自然有何等關係？是他們只能在山林存在，還是他們也可能跟著族人從山上溜到平地去住？
6. 舊好查是“累積了祖先血汗和感情”的地方。你常常會強調你的書寫是為了不讓族人忘記祖先在歷史與文化上的成就，也是為了讓祖先知道他們沒有被族人忘了。在當下的台灣，很多魯凱族的青少年都是平地的都市出生長大的。他們有可能永遠不會回到祖先的部落去。有希望讓那些都市的魯凱人跟他們的祖先保持認同和聯絡嗎？
7. 老師寫魯凱族的故事有一部分是憑你自己的生活經驗寫的，有一部份是小時候在舊好茶聽長輩講的神話傳說學來的，還有一部分是你回到山上以後，去別的部落做田

野調查的時候聽來的。你為甚麼覺得用文字（即使是別族的文字）記錄這些故事重要？

8. 老師曾經表示母語保留著神，與世界，與人類，與文化之間的聯繫。面對魯凱族快速遺失母語能力的現實情況，有沒有可能／希望用漢語（中文）詮釋傳統文化的內涵，讓族人通過漢字，保持跟祖傳文化的認知？
9. 現在年輕魯凱人回到部落住有意義嗎？在部落裡他們可以維持一種有意義的，幸福的生活嗎？
10. 在現代物質文明的漲潮狀態下，人類，或者說魯凱族也好，還可以保存與大自然，與傳統文化，有意義的關係嗎？
11. 李喬說客家人的離散經驗是被強迫的經驗。他的祖宗上山開墾不是自願的而是被逼的。魯凱族呢？最早來到百里深山的原因是什麼？到了1978年，魯凱族從就好茶搬到新好茶是為什麼？
12. 七八零年代從部落搬到城市又是為什麼？
13. 你的神聖有什麼看法。所謂神聖的地方之所以神聖的原因是什麼？
14. 魯凱人可不可以在都市生活裡頭找到神聖的地方？
15. 魯凱民族精深需要神聖的地方才能傳承下去？
16. 我們需要神聖的地方？
17. 魯凱人的家的概念是什麼？如果是因為活人和死人生活在一起，現在還是這樣嗎？
18. 魯凱人要像奧威尼老師一樣要把家重建？
19. 你將魯凱寫成散文和小說是為了什麼？

20. 你曾經寫說是因為要讓魯凱的孩子知道這個地方有什麼，還有別的原因嗎？

21. 對於身體於環境，你可以比較一下你山上和平地上不同的身體體驗？

22. 你曾經說過你不知道文學是什麼（我也不知道），但你曾經寫過一系列的連環故事，將魯凱故鄉寫成小說，你怎麼做到的？你去看誰的小說才知道小說是什麼？

23. 除了情結，你小說還有什麼成分？

24. 你認為你寫的是民族志小說？

(三) 鄭清文 (Zheng Qingwen)

● 一般性問題

1. 我們現在在舊鎮 (新莊)，跟你小時候比較，它有什麼變化？
2. 舊鎮與台灣其他沿著河岸的村鎮比較起來有什麼特色？
3. 請問你的個人史和新莊史是什麼際遇下結緣？
4. 你說過，舊鎮大部分的建築物是廟，就你認為，為什麼會蓋這麼多廟？
5. 當時的舊鎮是什麼樣子？
6. 這樣的環境很適合小孩嗎？
7. 你們小時後都去那裡玩，玩什麼呢？
8. 大部分的時間你們都是待在家裡還是去外面？
9. 你說過，你小孩時代有趣，豐富，但也不無風險，是什麼樣的風險？
10. 現在的小朋友風險比較小嗎？
11. 我們是不是太擔心孩子的安全，而不讓他們出外探險？
12. 你小時候的志願是什麼？
13. 你什麼時候離開舊鎮？

14. 現在回來有什麼感覺？
15. 你在很多故事裡回顧較早的時間點，這回顧有時是敘事結構的一部分，譬如一個年過半百的人物回到舊鎮而想起從前。你在不同的寫作時代有哪些不同的感觸？（水上組曲 1964. 故里人歸 1976. 最後的紳士 1981. 園仔湯 1982. 局外人 1982. 蛤仔船 1989.）九零年代好像舊鎮和大水河變得很醜，很臭，現在呢？它已經成功地綠地化嗎？
16. 對任何年紀大的人而言，歷史的變遷會帶來感傷。
17. 但你小時候到現在的生活型態的變化，歷史上沒有先例，這是不是有特殊的意義？
18. 你對現代化有什麼樣的態度？你曾經說過有現代的魔術，是黑術還是白術？
19. 新莊現在有好幾條橋樑通往外界，新莊人的生活因而變得比較豐富嗎？小孩的生活也比較豐富嗎？
20. 你小時候曾經聽過老一輩談起舊鎮的泉州人和板橋的漳州人的械鬥事件，好像在傳承共同的回憶。你的小說有同樣的目標或功效？
21. 在故里人歸，男主角回到舊鎮，發現很少人記得他，一半以上的居民不是本地人，你怎麼看這樣的變化？新莊因而變得比較開放？或者失去原來的面貌？
22. 樹木給舊鎮什麼樣的生命？像在故里人歸媽祖廟的烏屎榕被砍掉反而讓男主角解脫罪惡感。最後的紳士阿壽伯則覺得砍樹野蠻，你也是這樣認為嗎？局外人的紅磚堤上有一顆巨大的榕樹，樹根盤錯，有的已撐紅磚堤，往下孔入。這個意像有什麼意義？
23. 在故里人歸你寫舊鎮有一種力量可以改變第二任太太秋霞的個性，舊鎮真的有這種力量嗎？

24. 你的作品中有很多描寫像是舊鎮的腐敗或衰老的角色嗎？
25. 在最後的紳士，男主角阿壽伯覺得連狗都跟從前不同，這是在嘲笑他？
26. 還是你也覺得連狗都變了？
27. 你對炒地皮的人有什麼意見嗎？在最後的紳士，兒子想要把房子賣掉，但不是房子值錢而是土地值錢，對父親正好相反，父親留戀的是房子而不是那個土地，這代表著什麼意義？兒子的態度錯嗎？
28. 在你的很多故事裡，離鄉背井的人物很多，像局外人的秀清從美國打電話給留在台灣的男主角，你小時候有沒有辦法想像這樣的情境？
29. 我知道契訶夫對你的寫作有很深遠的影響？福克那呢？
30. 你為什麼一直寫舊鎮？！是你的靈感的來源？或者是你有使命感？

● 針對故里人歸的問題(2010/06/30)

1. 寫小說的時候，作家常常以最熟悉的生活經驗取材，新莊是你小時候最熟悉的地方，所以你用新莊當作很多小說的背景是理所當然的事，不過，看過你的小說以後，我也感覺到，老新莊 對你個人 有比較深層的意義。你可以講一下老新莊對你自己有何等意義嗎。
2. 從清朝時代到了日劇時代的新莊，因為是北台灣重要深海港口之一，算是相當熱鬧的市鎮。到了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可以說新莊雖然還是比較熱鬧，已經失去它以前有的經濟上，以及歷史上的特色。對你來說，新莊現在還是一個有特色的地方嗎？還是可以說只有在你記憶裡的新莊才是對你有意義？
3. 你第一次離開新莊到台北去求學的時候，有沒有感覺你，因為是新莊人，就跟同學不一樣嗎？在哪些方面？

4. 我們可以說日劇時代以來，新莊在社會，文化以及經濟方面的演變，就會反映全台灣的變化，就是說，從一個傳統前工商業的狀態變成一個全球化的後工商業社會。這種變化常常可以在你的小說裡看到明顯的痕跡，甚至也會是故事的主題，（我想“最後的紳士”就如此）。對你來說，新莊的變化，老新莊的消失，是何等變化，何等消失？
5. 在你的小說裡，老新莊蠻有象徵的作用。譬如說，你的人物離開新莊的動機常常是因為要逃避甚麼事情。然後，他們也會回歸新莊探索那個事情的來源，或把事情解決了。這樣子，新莊意味著甚麼？你是不是故意把新莊當作人生某種最深層經驗的象徵？
6. 你是一個新莊人，也是一個台灣人，你新莊的經驗對你做一個台灣人，有甚麼意義？
7. 你原來的家是在桃園，是一個務農的家庭。小時候你也常回桃園看這些家裡人，你那時候有沒有覺得鄉下的生活應該比較輕鬆，或者自由一點？還是覺得做農民比較苦？
8. 在你筆下的老新莊充滿浪漫的故事，也有英雄的故事，但不管浪漫還是英雄，你的故事常有一種悲劇性；愛情會被社會條件，或者命運失敗，也有人為了愛而犧牲他們的幸福，英雄的行為帶來不幸運的後果，等等。這是為甚麼？
9. 就像所有台灣老市鎮，神廟是新莊傳統社會最核心地點，也是街道最氣勢宏偉的建築物 你的故事裡的人物常常表示對鬼或惡靈的敬畏，但是比較少會從宗教得到安慰。你覺得新莊傳統社會裡，宗教信仰有如何的作用？
10. 老市鎮的消失以及其傳統社會的巨變，是二十世紀後半台灣很普遍的現象。對大多數的人，這就是進步，但我們也可以說跟著這所謂進步也有很多寶貴的東西，一流失而不能挽回。你覺得最寶貴而流失的東西是甚麼？

(四) 李昂 (Li Ang / 鹿港故事)

1. 你高中畢業以後離開了鹿港去北部念大學。大學畢業就去美國念研究所。從美國回來有沒有回鹿港住過？你現在還常常回來嗎？
2. 在你記憶當中小時候的鹿港是甚麼樣的地方？同年過的愉快嗎？
3. 你寫小說以鹿港取材，但好像是離開故鄉以後才開始這樣做，這是為甚麼？
4. 50-60年代的鹿港應該算是一個社會方面相當保守的地方。年輕時你對鹿港的社會和住民的習俗有甚麼甚麼想法？
5. 離開鹿港是叛逆出走，還是不甘情願的事？
6. 你現在會懷念小時候的鹿港？鹿港還當作你寫作創意的繆斯嗎？
7. 當作一個女性主意的作家，鹿港對你有特別的意義嗎？
8. 鹿港曾經是台灣第二最重要的海港，現在鹿港主要是一個觀光區域，也可以說是老台灣的一個室外博物館。當作一個鹿港人，你對這種變化有如何的想法？
9. 你最近幾年對鹿港的歷史，還有對鹿港的鬼，感興趣。把這兩個事情連起來，可不可以說一下，在鹿港的歷史上，鬼扮演者甚麼角色？
10. 你是一個鹿港人，也是一個台灣人，也是一個女人，你鹿港的經驗對你做一個台灣的女人，有甚麼意義？
11. 就像所有台灣老市鎮，神廟是鹿港傳統社會最核心地點，也是街道最氣勢宏偉的建築物，現在鹿港的老廟是吸引遊客很重要的觀光色彩。你覺得鹿港傳統社會裡，宗教信仰有如何的作用？

12. 老市鎮的消失以及其傳統社會的巨變，是二十世紀後半台灣很普遍的現象。對大多數的人，這就是進步，但我們也可以說跟著這所謂進步也有很多寶貴的東西，一流失而不能挽回。你覺得最寶貴而流失的東西是甚麼？
13. 對認同台灣的人，鹿港的歷史，還有老鹿港的消失有甚麼意義？
14. Luo Dayou sang,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Do you feel nostalgic about Lugang?
15. Is Lugang a maze?
16. Did you explore the streets of Lugang as a child?
17. In your fiction you write about Lucheng.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ugang and Lucheng?
18. You've described Lucheng is being 清寧 like in a fairy tale. Did you feel that way as a very young girl?
19. In the Lucheng stories and in the ghost stories there's a sense of being trapped inside, in 不見天的鬼 and 頂番婆的鬼 as well. Was Lugang 沉悶, suffocating for you when you got a bit older? If so, when did you start to feel this way? If so, did you feel this way because you were a girl?
20. Did Taipei seem like a place of freedom before you arrived there? If so, in "Quxian de wawa," why does urban life seem so stifling, why does the main character keep dreaming of the green fields of home?
21. Did you ever have the sense of being a 鹿僑?
22. Why is 滄桑 particularly appropriate metaphor for Lucheng?

23. Have you read 西川滿's story 血染鎗樓 about Lugang and if so do you think he's got an overactive imagination? Do you see yourself as participating in a tradition of writing about Lugang?
24. Is Lugang in some sense like a corpse, embalmed?
25. About a decade ago you started writing ghost stories about Lugang, or Lucheng, in "Kandajian de gui." Why then? Is Lucheng in particular a place of unresolved injustices? If so, do you think they can be resolved, perhaps by a Wangyi who can communicate with the dead, as in "吹竹節的鬼"?
26. We tend to think of Lugang as a Chinese place. But you've explored Lugang as an aboriginal place, a 巴布薩族的地方. Why are you interested in Lugang's history or prehistory?
27. What does Lugang represent in Taiwan's literary geography? What's so special about Lugang compared with Tainan?

(五) 蘇偉貞 (Su Weizhen)

1. 老師在眷村長大了，你童年的生活是愉快的，還是痛苦的？你覺得眷村小孩子的生活經驗豐富嗎？
2. 有人說眷村的孩子高中畢業去上大學，去當兵 以前“沒有台灣人經驗。”但還有人說眷村文化是“台灣母文化之一”怎麼可能兩種說法都有道理？
3. 據說眷村的生活經驗基本上很封閉，這種封閉的經驗有正面嗎？
4. 既然眷村是給戰敗逃亡軍隊及其眷屬蓋的，國民政府又有計畫反擊大陸，所以眷村原來算是臨時的住宿。現在把它們拆除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嗎？
5. 現在很多人注意到世界上族群離散的現象。眷村第二代從眷村出發，去台灣各地定住，甚至移民到世界各國住，這也算一種離散的現象嗎？意義何在？
6. 有人指出到了清明節，眷村的家族“無墳可上。”在華人傳統文化上這是很悲慘的事，不過，清朝時代，當泉州人，漳州人，客家人等，遇到台灣的時候，他們也“無墳可上。”那麼，對住眷村的“外省人”來說，“無墳可上”有特別的意思嗎？
7. 眷村的住民跟國民政府原來有了特別密切關係，解嚴後，走進民主時代，國民黨不再是中華民國唯一的政黨。那時候，眷村的政治意義以及社會的地位應該有了變化，你那時候的感情，想法是甚麼？
8. 你覺得眷村應該保存下來嗎？以甚麼型式保存？應該還有人住嗎？
9. 現在很多眷村已經被拆除，你自己住的眷村正在拆散，這對你來說代表甚麼？
10. Was life in a juancun like being in a farce, as seems the case in *Likai Tongfang*?
11. Do you have conflicting feelings about the place. (You write that it was an ideal living environment, a place of 溫暖人情, a life without pressure, a place where you could 單純過日子. Compared with life in the big city, where 人人自閉 in

big buildings, where you 沒有探頭的權利. But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novel all kinds of terrible things happen to the people who live there. And you acknowledge in your prose works that there was always someone taking off with money, kids buried alive, drowning, abandonments (mothers). And adults were out of joint suffering from 環境失調症.)

12. Did you feel trapped growing up in the juancun, or protected?
13. Did you resent not having a sense of privacy? Not having your own space?
14. On the other hand, did you miss the communal life after you left? In what ways was life communal?
15. Am I right to think that the mode of life in Yingju Sancun is reflected in the form of *Likai Tongfang*? There are no chapters and only a few sections?
16. In *Likai Tongfang*, the main character returns with his mother's ashes and in doing so remembers the story of how he left the village. How have your feelings about the juancun changed over time?
17. Do you feel nostalgic about it now? Why do you feel the need to 悼念 it?
18. Do you think the juancun was a good place for children to grow up in? Do children who grow up without neighbours miss out on something special?
19. Did the juancun seem like home to you when you were a child? Did you sense that your parents did not feel at home? Was the juancun hard for adults to live in?
20. Now that the juancun are disappearing, do you feel as if you are losing your home?
21. Can you talk about *lisan* as a theme in mainlander experience in Taiwan?

22. Zhang Qijiang wrote a book called 消失的XX. How would you fill in the blank, in a good and bad way?

(六) 撒奇努 Sakinu

1. 你小的時候對森林與森林的動物一直都感興趣嗎？
2. 在你小的時候，你的部落還保存了很多傳統的排灣風俗習慣嗎？
3. 你的部落有沒有從山上被搬下來到現在的地方？
4. 如果有，現在還是可以去最原先的部落嗎？那裡還有沒有人住？
5. 從 19 世紀開始，原住民的文化空間，以及地理空間都被迅速的吞蝕掉了。再 21 世紀有沒有可能把排灣族以前擁有的空間挽回來？
6. 你現在每個禮拜還教部落的小朋友傳統的生存技術與智慧嗎？你希望小朋友長大以後，他們對做一個排灣族會有甚麼樣的態度和意識？
7. 你爸爸告訴你獵人的孤獨與寂寞是精神和力量最大的來源之處。不用說獵人，任何一個台灣的原住民可以找到“孤獨與寂寞”嗎？哪裡找？
8. 就像很多當代的原住民一樣，你爸爸是一個基督教徒。你覺得基督教徒還可以跟祖先溝通嗎？祖先還在森林裡以及部落得周圍嗎？
9. 在中國大陸，大部分人認為幫助少數民族漢化是一種優惠。在現代得台灣社會裡，反對同化而教小孩子要認同排灣傳統文化有意義嗎？
10. 主流社 的平地人會不會有一天 想向排灣族學習解讀大自然嗎？
11. 當作一個排灣族，你到甚麼程度認同別族的文化傳統和歷史？舉辦一個泛原住民文化聯盟有意義嗎？
12. It sounds to me like this place was once lost but is now found. Could you talk about Xinxianglan as a Paiwanese place, or about the Paiwan in Xinxianglan?
13. Can you talk about the special reasons why aboriginal people have been taken away from home?

14. Do you feel as if there's any hope for the Paiwanese younger generation in the city?
15. What about the reasons why they come back?
16. Is this a sacred place to you and if so why?
17. What is your own role in this place? Or your roles?
18. As the first Aboriginal author to have his works included in junior high textbooks, what kind of message do you want to send about this place to young people, including Chinese youngsters?
19. What about the film?
20. What role has writing or filming played in your search for home?
21. Where is the traditional hunting ground your father took you to?
22. Can you take us to the community center?
23. What about the place where young children have to undergo a "bravery test", in which they climb up a slope in the dark to reach an ancestral spring, covered in mud?
24. What place has Xinxianglan in Taiwan's literary geography?

附件1. 行程表

行程

March-April		Letters are sent out to potential interviewees. The list includes: 李喬, 朱天心, 舞鶴, 奧威尼·卡露斯, 里慕伊·阿紀, 鄭清文, 夏曼·藍波安 and 王文興
四月	Darryl arrives in Taiwan	Prepares for Li Ang Conference, prepares for interviews
5.11	Terry arrives in Taiwan	Prepares for Li Ang Conference
5.21-22	Terry & Darryl to Chia-yi	Attend 【國際會議】性別、記憶與跨文化書寫 第四屆經典人物 李昂跨領域國際學術研. Terence Russell: 翻譯的「意」譯與「字」譯—從論述李昂的英文中譯談起. Darryl Sterk : 鬼舞: 李昂小說〈頂番婆的鬼〉裡的墾民不義
五月-六月		Pre-production stage. A second letter is sent to interviewees. Contact is made with interviewees where possible. 里慕伊·阿紀, 朱天心, 舞鶴, 夏曼·藍波安 and 王文興 are not available within the available time period. 李昂, 蘇偉貞 and 亞榮隆·撒可努 agree to take part. An experienced camera operator is engaged. She will bring her camera and an assistant to the filming sessions.
六月4日-5日		Terry and Darryl attend 「演繹現代主義: 王文興國際研討」at 中央大學 in 中壢. Later they take part in the tour of Wang Wenxing's old home in 紀洲庵 and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ampus.
六月17日	Terry, Darryl and crew go to Miaoli to film 李喬	Terry travels from 台中, Darryl, camera operator and assistant travel from Taipei. A van is rented. We travel to 蕃仔林, where Li Qiao grew up to do the interview. Part of the interview is done in 上蕃仔林 at the site of Li Qiao's old home. Part is done in 下蕃仔林 at the 伯公廟.

六月 21 日	Terry takes train to 屏東。Darryl and crew fly from Taipei to 屏東 to film 奧威尼。卡露斯。	In the evening of June 21, the crew arrive in Pingtung. We rent a van and travel to 水門 near 三地門 in preparation for interviewing 奧威尼。卡露斯. We stay the night in 水門, then go to meet 奧威尼. He suggests that we do the interview later in the day. We return later and drive with 奧威尼 towards is village of 舊好茶. Unfortunately, the road has been flooded and damaged by landslides so we are only able to drive part of the way. We conduct the interview on the banks of the 隘寮溪.
七月 3 日	To 新莊 to film 鄭清文。	Terry travels from 嘉義, Darryl, and 鄭清文 travel from Taipei city. Crew travels from 新莊。 Interview is done in the market place near the river, the former center of 新莊 and very close to 鄭清文' s old home. Interview proceeds on the river bank as well as in the 媽祖廟, which was traditionally the central temple in 新莊。 After lunch we walk to the 太子爺廟 and continue the interview.
七月 8 日	To 鹿港 to film 李昂	Terry travels from Chia-yi, Darryl and crew travel from Taipei. We rent a car at the 高鐵 station and drive to 鹿港。 The interview with 李昂 is conducted first in a alley near the 意樓 in central 鹿港。 Later we continue in the 龍山寺. From there we move to a café to do more detailed questioning. From the café we go to the seaside, close to the location of 李昂' s famous novel 殺夫. Finally, we return to visit the author' s old house in 鹿港。 李昂 is sent off on the 高鐵 back to Taipei. Crew stays the night in Taichung.
七月 9 日	To 台南 to film 蘇偉貞	The crew drove from Taichung to Tainan to meet with 蘇偉貞。 The filming was done first at the site of the 影劇三村, the 眷村 where Su grew up. Part of the compound is still standing, and there is a market there still, however, much of the compound has been torn down and replaced with apartments 國宅. Later we went to the hospital where Su was born to observe the restoration work there. Eventually we did the detailed interview in Prof. Su' s office at 成功大學 where she now teaches.
七月 10 日	To 台東, 太麻里鄉, 新香蘭部落 to interview 亞榮隆。 撒可努	After interviewing Su Weizhen, we drove across the "Southern Return" highway 南回國道 in order to meet with Paiwan 排灣 writer, Sakinu 撒可努. The crew stayed the night in a hostel 民宿 in Jinlun 金崙村, then traveled the following morning to Sakinu' s village of Hsin Hsiang-lan 新香蘭部

		<p>落。The interview took place inside the reconstructed men's meeting hut 男人會館 in the village. Sakinu also drove us up the mountain to see the millet fields and original village site.</p> <p>After the interview the crew drove back to Taipei along the east coast via 宜蘭, arriving very late in the evening. The next day Terry returned the rental car to the 烏日高鐵站, then returned to Chia-yi via local train.</p>
七月 11 日 - 22 日	Post-production in Taipei	The camera operator/editor promised to submit a first cut by July 22 for viewing by Terry and Darryl. After discussing changes and improvements a second and a third cut will be submitted by the end of August.
七月 23 日	Terry returns to Canada	
八月 1 日	Darryl returns to Canada	

附件 2：致作家的邀訪函

之一：

老師您好，

我們是研究當代台灣文學史的兩位加拿大學者，Terence Russell（羅德仁）和 Darryl Sterk（石岱崙）。今年我們有幸獲贈台灣教育部「國外台灣文史藝術研究團隊短期來台研究」的基金。這筆基金支持我們今年春夏到台灣進行研究計畫，題目擬為「臺灣文學地理中消失／顯現的人文地景」。為了方便與國際觀眾溝通，研究結果將以紀錄短片、研究報告的方式問世。我們寫這一封信，是因為非常希望您願意以當地採訪的方式參加我們的計畫。

之所以跟您連絡，是因為您是台灣的優秀作家，又對台灣文化，歷史，及地理的詮釋有極大貢獻。我們希望您會同意參加本計畫，參加也不會佔用您太多寶貴的時間。我們希望您可以帶我們去一個對您特別有意義的地點。這個地點應該是在某些程度上塑造出您的地方，城鄉皆可。換句話說，這個地方應該對塑造您個人的主體性與文化認同有特殊意義。我們尤其感興趣的，是一個消失中的廢墟，或者一個人世已非的地方。我們希望陪著你回到那個地點，以數位錄影的方式來記錄您描述這個地點的改變和消失對您的意義。

本計畫的基礎概念借之於文化地理：人類不斷將陌生的「空間」轉換成熟悉的「地方」，這也就是將大自然人性化的過程；但在歷史洪流中，所有人類所塑造出的地方很可能消失不見，造成人類的不安，現當代人類尤其需要面對這樣的感覺。以範銘如教授 2008 年出版的《文學地理》為出發點，我們打算研究各位作家在台灣當代多元文化的情況下，如何呈現其對「地方」的感受，藉此希望能襯出地景「消失」的現象。

該計畫最基礎的目的是指出，在發展台灣意識與主體性的過程當中，「空間」（地理）的感受跟「時間」（歷史）的經驗同等重要。當然在環境人性化的過程中，空間跟時間必然是一體兩面的。在台灣五六千年的歷史裡，原住民與華人移民怎麼樣塑造和再塑造台灣的島嶼地形，地形的變化對台灣島嶼的各族住民有何等意義，也是我們所關心的議題，這也當然牽涉到台灣當前的空間與人類的互動關係，以及各個族群之間的互動關係，還有台灣島嶼的住民未來如何建構自然與非自然的環境。所以，也可以說，我們也是出於一種對環境的關懷，而在敘事過去和現在之後，您無妨試圖想像地方的未來，也就是消失之後再現的可能性。

老師如果願意參加本計畫，請先用 email 或者書信通知我們，我們可以安排對您最方便的時間來採訪及拍攝。我們從五月中旬到七月底都會待都在台灣。目前教育部還沒

通知我們預算為多少錢，但是我們會準備一筆謝禮給參加的作家們。再者，去講故事的地點的車馬費也由我們付擔。

請老師按方便回覆。我們聯絡資訊是：

Terence Russell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ese
Asian Studies Centre
University of Manitoba
Winnipeg, Manitoba
Canada R3T 2N2
Tel: 1(204)474-8964; Email: trussel@cc.umanitoba.ca

之二：

老師你好，我們再一次說一聲謝謝你願意參加我們的紀錄片專案！

紀錄片要討論的是文學裡的地方，我們感興趣的議題是 1) 地方文字化的過程，2) 地方與認同的關係，而這種認同也許是個人認同，族群（原住民，外省人，客家人，閩南人等等）認同，台灣認同，甚至大地認同，3) 地方變遷，以及這種變遷對於認同的衝擊。

我們的初步做法如下：

請你選擇一個地方，最好是你曾經在作品裡呈現過的地方，你覺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如果事先告訴我們，我們就可以做準備（重讀你的作品，對現場走一趟）。我們希望陪你去你所選的地方做個簡單的採訪。現場會問你一些問題，從具體的到比較抽象的問題，譬如：

你怎樣與這個地方有緣？

你怎樣用文字描述這個地方？哪一個作品裡描述過？作品裡的意義是什麼？

這個地方有沒有發生過有趣的故事？

這個地方也什麼變化？變好？變壞？現代化還是廢墟化？對於這樣的變化你有什麼看法。

這個地方代表的是什麼？它能代表台灣？或者是它是與你所屬的族群有歷史緣分？

這個地方與你個人認同有什麼關係嗎？

這個地方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如果你有額外材料，像照片，單子等等，可不可以讓我們拷貝？

我們希望整個過程輕鬆，不耽誤你太多時間。如果你有什麼疑問或建議請跟我們分享，我們也不想將採訪公式化，也不想造成你的不便。

祝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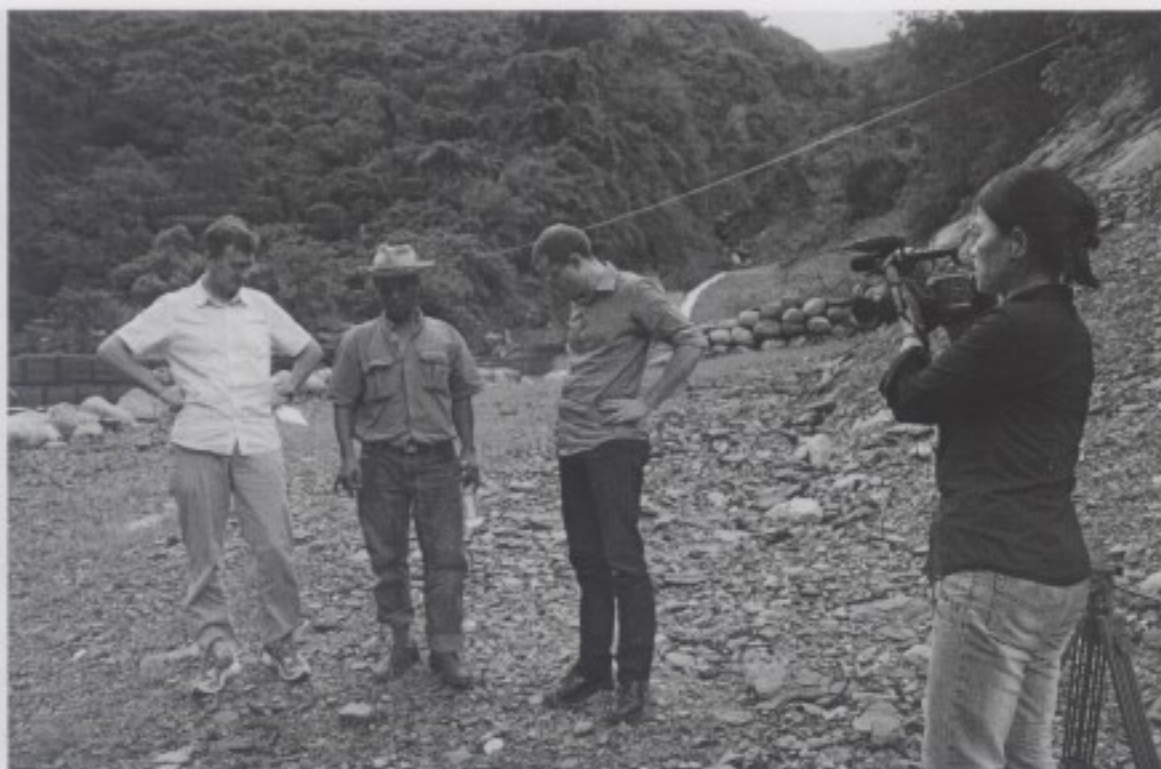
羅德仁 (Terence Russell) ，石岱崙 (Darryl Sterk)

附件 3：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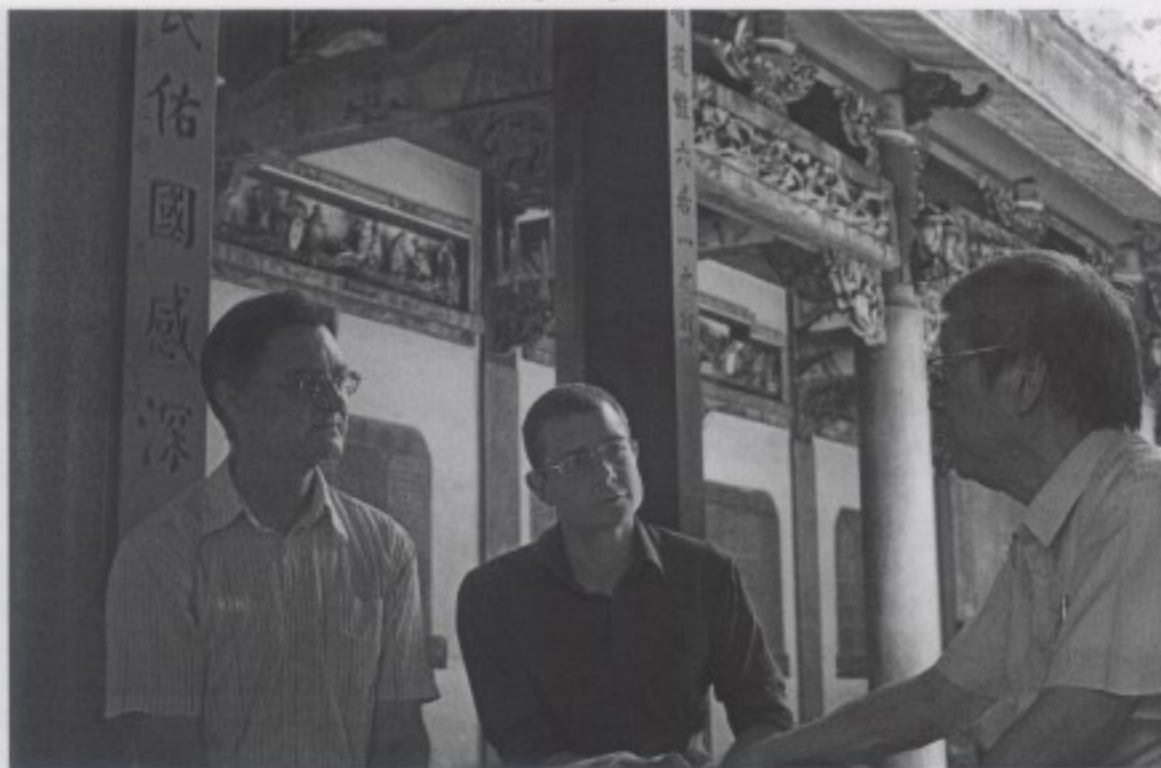
Li Qiao



Auvini Kadresengan



Zheng Qingwen



Li Ang



Su Weizhen



Sakinu



- 最近九江地区经济状况不佳，许多学生无法入学，董竹洲先生非常帮助一些。
- 次董竹洲先生到上海，董竹洲先生非常帮助。

附件 4：記錄片光碟一張

補充說明：相關論述撰寫中。

四、 遭遇困難、困難的解決以及未來改善之道

在本次的邀訪團隊裡，羅德仁、石岱崙教授都是一時之選，並且求好心切。但由於溝通出了一點小的問題，以致於後來有點不可收拾。兩位教授為了提高記錄片的可看性把他們的大部份研究費拿去聘請了孫淑芳導演，她的要價太高，而合約又簽得很模糊，對兩位教授非常不公平。

在邀訪作家方面，也遇到了朱天文、天心等不願意受訪。這部份只好尊重個人意願，另尋作家補上。

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計畫。為台灣文學留下可貴的跨領域思維以及影像。未來若有類似的計畫，個人將在溝通上再做較大的努力。

Acknowledgements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deep appreciation and gratitude to the 中央研究院 (Academia Sinica) and the administrators of the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學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In particular we would like to thank Professor Fan Mingru 范銘如. Without the generous financial support provid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is project would never have been contemplated, let alone undertaken. Very heartfelt thanks also goes to Prof. Baochai Chiang 江寶釵所長 for all her support and hard work to translate and prepare our application. Without this kind of assistance, we could never have made an effective application. Prof. Chiang also provided valuable guidance and inform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doing the research and filming. Thanks are also due to the office assistants and research students in the Taiwan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office. Led by Ms. Hsu Shang-ting 徐上婷, these assistants have giving us many hours of their time in preparing and translating our documents, including the very difficult budgetary material. Our camera operator and editor, Alba Sun 孫淑芳 and her assistants were our front line workers who accompanied us all over the island of Taiwan, patiently filming and making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ur interviews. Without their expert help we could never have hoped to produce a film of high quality. However, we do feel she should have been more concerned about our needs for the form or the format of the film to be shooted. About disagreements on what produced by the project she must give us at the end of work will get to a solution. Finally, and most of all, we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of the writers who so generously gave up their time to endure our interviews. These people are among the most gifted and accomplished representatives of Taiwanese society and we feel extremely humbled that they so graciously agreed to meet with us and to answer questions which I am sure they felt less than enlightened at times. It has been an honour to work with all of these people and we hope that the product of our research will represent a genuine contribution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aiwan and her people worldwide.

“Ideal” Budget

Working with the budget has been the only major issue of concern for us in carrying out this project. Budgetary practices in Taiwan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we are used to in Canada, and even though we have received grants from Taiwanese sources before, this project has produced many significant and unexpected problems for us. Below we offer a version of a more realistic budget that would have allowed us to complete this project without incurring large personal debt. The amount of money is actually less than we “received” for this project, but for various reasons we were not able to claim the full amount of our budget allotment. Furthermore, we were unaware that living expenses would be taxed, therefore we assumed that if we were promised a budget of 320,000 TWD for living expenses, that we could actually spend that amount.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search grants are not taxed because they are not considered income. Unfortunately, this is not the case in Taiwan. In any case, below is what we probably would spend in order to make a film similar to the one that we have done.

セノコ ヲア U イ z/ナアオカ O	300000	
ア q・[ヨウ、j イ・x・_エコセ シ	40000	2 ヌモ、H 80000
イ C、ムヨ道 盡 O(ユケア J/・冢 q)	10000	6 ヌモ、uア@、ム 60000
イ C、ム・ヘヤ。カ O(ユケア J)	500	2 ヌモ、H60、ム 60000

TOTAL 500000 TWD